

JINGDIAN

QIMENG WENKU

国学大师系列
GUOXUE DASHI XILIE
经典启蒙文库



上海大学出版社

梁启超

经典文存

● 洪治纲 主 编

梁启超 经典启蒙文库 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经典文存/梁启超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12(2004.5重印)

(经典启蒙文库/洪治纲主编)

ISBN 7-81058-536-3

I. 梁... II. 梁... III. 梁启超(1873~1929)—文集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2699号

经典启蒙文库

梁启超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36)

(E-mail: sdcbs@citiz.net 发行热线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 插页4 字数237 000

2003年12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3 101~6 200

ISBN 7-81058-536-3/I·015 定价:18.00元

销售热线:(021)66135111 66135112

前 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的一生,不仅充满了繁富驳杂的传奇式经历,而且在思想和学术上均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被世人誉为中国近百年来不可多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者。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祖父维清先生一心向学,曾捐为附贡生,父亲宝瑛先生屡考不中,遂在乡间做私塾先生,所以梁启超自幼便受到良好熏陶。四岁开始,梁启超便习读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字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

但是,真正改变梁启超命运的还是1890年。这年,十七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回乡途中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以及上海机器局所译的大量西方书籍,眼界豁然大开。不久,梁启超又结识了清末改良派的重要人物康有为,并拜康为师,就读于由康所开办的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学习达四年之久,从而全面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时人便将他们合称为“康梁”。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适逢康有为、梁启超参加

京城会试,于是他们便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从此,梁启超开始正式加入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并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走上了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的道路。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梁启超表现极为活跃。1895年7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8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启超任书记。次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又任总撰述。在此期间,梁启超发表了大量激情澎湃的政论文章,以其鲜活的思想、优美的文笔和强烈的批判锋芒,在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时务报》风靡全国,销量不断飙升,诚如梁启超自己所言:“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连强烈反对维新运动的胡适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惊呼:“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7年,梁启超随康有为赴长沙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继续在湖南宣传维新思想。1898年,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与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在此后的数年中,梁启超在上述刊物上继续发表了大量文章,大力推介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思想,猛烈抨击清王朝的沉疴和腐朽,深刻地批判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大大确立了他作为改良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当时,著名诗人黄遵宪盛赞梁启超的文章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1903年之后,梁启超逐步走上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力主改良,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君主立宪的实施,从而与革命派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论战中,梁启超始终以改良派主帅的角色操笔上阵,坚持保皇,主张“与革党死战”。辛亥革命后,他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在认清了袁世凯的帝制本质之后,梁启超又亲自南下,与蔡锷一起策划倒袁活动,参加护国战争,加速了袁氏洪宪帝制的失败。袁死后,梁启超依附北洋军阀段祺瑞,组建宪政研究会,继续鼓吹走立宪道路,并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1917年11月,段内阁被迫解散,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始专治学术。

1918年底,梁启超开始游历欧洲诸国,亲眼看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并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1920年回国之后,他便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梁启超专事教育和学术,先后在清华、南开等大学任教,并将主要精力投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之中。1925年,清华改建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受聘为该院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为“清华三巨头”。受其改良思想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上,梁启超也主张打破传统束缚,“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用新方法和新思维来阐发国学,尤其注重研究方法的系统性与科学性。这使他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的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来结构材料,呈现出由定义到论证再到结论这一严密的规范化的现代学术思路。虽然,他有时也会因为研究体系的构架过于庞大而精力不济,导致有些著述不免失之粗疏,但从整体上看,他的许多著作仍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尤其是他晚年写下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

前

言

究法》、《中国文化史》等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57岁。在去世前三个月，他还在倾力著述《辛稼轩先生年谱》，直到病重不能提笔，才怅然作罢。

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且著述宏富，总计达1400万字，内容广涉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有人曾做过统计，从梁启超21岁开始写作时算起，他每年平均的写作量达39万字，实在令人惊叹。我们编选的这本《梁启超经典文存》，是从梁启超的全部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主要偏重于政论、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论述与思考，它无疑会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提供一面思考的镜子。

编 者

目 录

论不变法之害 / 1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 8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 14	
释革 / 23	
论自由 / 28	
论进步 / 39	
论尚武 / 53	
少年中国说 / 64	
呵旁观者文 / 70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 77	
蕴藉的表情法 / 82	
浪漫派的表情法 / 94	
写实派的表情法 / 103	
情圣杜甫 / 110	
屈原研究 / 124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 145	

- 史之改造 / 152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 161
中国之旧史学 / 199
史学之界说 / 205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 210
论正统 / 218
论书法 / 225
论纪年 / 229
历史统计学 / 233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 244
复古思潮平议 / 251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 259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 268
学问之趣味 / 278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 282
什么是文化 / 290
学与术 / 297
三十自述 / 300

梁启超生平及著作年表 / 305

论不变法之害^①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圯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冀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恭靡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

① 选自《变法通议》，原载1896年8月19日《时务报》第2册。

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凌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懵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丐,器械窳苦,饷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蠹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蒙混,鬻爵充塞,朝为市儈,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窘悴,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法敝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

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治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薙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参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辟，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勾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瞽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断断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

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颺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

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砺,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轶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痼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法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先是欧洲举议院及地方官,惟拥厚资者能有此权。是年,拿破仑变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举官。)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自余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英人李提摩太近译《泰西新史揽要》,言之最详。)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孳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

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汉制，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同主论议，国有大事则承问，即今西人议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泉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感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衄之后，穷蹙之日，虑无余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亦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法败于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于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衄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埃及、高丽等国皆是。）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越南、缅甸等国皆是。）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隳，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①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

① 选自《变法通议》，原载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时务报》第3册、第39册。